史記

韓王信者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誤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新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故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孫子不繇孽○索隱曰何休注公羊以為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漢書朝錯云孽子悼惠王是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正義曰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為韓王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奔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正義曰河南縣也，使張良以韓司徒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錯亂耳○有申徒云是申徒之後言同聲轉為申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

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鄉（文穎曰：鋒銳欲東向。○索隱曰：跂音企。跂，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韋昭曰：其氣鋒銳欲東也。○正義曰：跂音岐。），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爲列侯（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駰案：漢書曰封爲穰侯。○索隱曰：地理志穰縣屬南陽。）。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正義曰：項籍在吳時，昌爲吳縣令。）爲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爲

韓王徐廣曰二年十一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二月駰案漢書曰六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馬也匈奴數入晉陽正義曰并州去塞遠請治馬邑正義曰朔州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索隱曰冒音墨又云莫報反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

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曰潞州縣）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正義曰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曰石州縣）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正義曰鴈門郡樓煩縣）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正義曰今媯州）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正義曰朔州定襄縣北也）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

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索隱曰按氏案比彊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又音

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正義曰於連反又音燕氏音支單于嫡妻

號若皇后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

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來胡弗

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言惟弓矛無雜杖也

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索隱曰傅音付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

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

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

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代地也○正義曰故在朔州定襄縣北距

漢漢使柴將軍擊之徐廣曰柴奇也○索隱曰應劭曰柴武徐廣曰柴奇晉灼云奇武之

時應劭曰嵩爲將部奇柴爲將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索隱曰僨音[illegible]曰僵仆也正義曰信知歸漢必死故引子胥以爲辭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索隱曰痿音耳誰反瞽音耳隹反[illegible]義爲跡張揖曰

痿不能行哀紀云帝即位痿痹是也 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頹當城 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也 生子因名曰頹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頹當及嬰率其衆降漢封頹當為弓高侯 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 功臣表屬營陵○[illegible] 嬰為襄城侯 索隱曰案服虔云縣名 功臣表屬魏郡 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 徐廣曰諡曰壯 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 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 元朔四年不敬國除 頹當孽孫韓嫣 [illegible] 嫣 索隱曰音偃又一言反又休延反並通 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道侯子代 徐廣曰[illegible] 歲[illegible]

餘說孫曾徐廣曰長君之子也○索隱曰案博物志字李君也拜爲龍雒侯續說後索隱曰雒五格反作雒音洛龍雒縣名○正義曰史記表衛青傳及漢書表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雒侯以酎金一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爲龍額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紹封龍額侯漢表[illegible]也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如淳曰親謂父也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

常從出入卧內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乃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李奇曰共敖子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爲羣臣觖望如淳曰觖音決辨別之決望猶怨望也瓚曰觖謂相觖而怨望也韋昭曰觖猶冀也○索隱曰觖望猶怨望也又音企韋昭音冀及虜臧荼乃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

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
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
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
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
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
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
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而與
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
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
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乃詐論他人脫

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閒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晉灼曰使陳豨以亡叛）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illegible]侯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廼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

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爲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爲九封爲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惡正義漢表在河內

陳豨者宛朐人也索隱曰地理志屬濟陰下又云梁人是褚先生之說異也○正義曰宛朐曹州縣也大史公云陳梁人按宛朐六國時屬梁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之一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乃封豨爲列侯徐廣

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朐至霸上爲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爲陽夏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正義曰言在已禮之下用富貴自尊大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正義曰二人韓王信將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詿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

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户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飛羽檄之意也駰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户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

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上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廼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正義曰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正義曰博州聊城縣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廼從山南有之遠廼立子恒為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正義曰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正義山蔚州是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彊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

韓襄遺孽　始從漢中　剖符南面

徙邑北通　頹当歸國　龍頷有功

盧綰親愛　羣臣莫同　舊燕是王

東胡計窮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史記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北狄故縣城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索隱曰儋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遞爲王榮并王三齊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

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閒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廼

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索隱曰蝮音芳伏反螫音臛及音釋○正義曰按蝮毒蛇長二三丈獨南北有之虺長一二尺頭腹皆一遍說文云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文穎曰言料亡身非手足憂也瓚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齮齕猶齮齧○索隱曰齮音蟻齕音紇齮側齧齕也○正義曰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荊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

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
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
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
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
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
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
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
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
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
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

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廼自立爲齊王盡幷三齊之地（索隱曰田市王膠東田都王齊田安王濟北）項王聞之大怒廼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徐廣曰三年正月。正義曰平原德州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立故王田假也）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廼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

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廼罷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廼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己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在北海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嬴下晉灼曰泰山嬴縣也。正義曰故嬴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田橫

亡走羽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正義曰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徐廣曰二月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以彭越爲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韋昭曰海中山曰島　正義曰按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乃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

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四馬下足為乘傳）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 師古曰廄置置馬以傳驛也）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並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

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正義曰奉音捧）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正義曰齊州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俗呼為挽歌）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韓信田橫蒯通者善為長短說索隱曰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欲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漢書曰號為雋永永一作咏索隱曰雋音松兗反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不無善畫者莫能圖何哉索隱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數畫以不知畫此也

索隱述贊曰

秦項之際　天下交兵　六國樹黨

自置豪英　田儋殂寇　立市相樂

楚封王假　龢破酈生　兄弟賓主

海島傳聲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舞陽侯正義曰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樊噲者正義曰音快又吉外反沛人也正義曰徐州縣以屠狗爲事正義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爲沛公以噲爲舍人從攻胡陵方與正義曰房預二音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索隱曰案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之下也。正義曰泗水郡名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索隱曰謂破其守於薛縣之西也與司馬𡰱戰碭東索隱曰秦司馬。正義曰秦將章邯司馬𡰱又碭宋州縣也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即官大夫也。正義曰爵第六級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即公大夫爵第七復常從攻

城陽徐廣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正義曰按城陽近濮陽漢書作陽城大錯誤。○先登下戶牖正義曰戶牖汴州東陳留縣東北九十里東昏故城是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閒爵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之比也如淳曰閒或作閭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爵索隱曰瓚云得從上閒門爲名通於天子也如淳引呂氏春秋證上閒音中閒之閒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正義曰成武曹州縣也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索隱曰案亳湯所都今河南偃師有湯亳是○正義曰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里河閒守軍於杠里正義曰杠名近城陽也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正義曰汴州縣也北以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索隱曰曲遇音

𨛗顓邑名也○正義曰曲在[illegible]
遇牛恭反鄭州中牟縣有曲遇聚[illegible]
也○正義曰宛陵故城在鄭[illegible]
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

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

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

徐廣曰[illegible]
有賜爵[illegible]
又有功則賜封列侯賜爵[illegible]
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illegible]
除權設寵假其位號或得[illegible]
爵此例亦多矣約以[illegible]

從攻長社轘

轅

正義曰許州所理縣也[illegible]
門在緱氏縣東南二十里

絕河津

[illegible]

北五十里

東攻秦軍於尸南[illegible]

汝州魯山縣東南[illegible]
正義曰鄭州[illegible]

破南陽守齮於陽城[illegible]

斬[illegible]
新城縣西北四十里[illegible]
張晏曰乃益[illegible]

十人賜重封

索隱曰[illegible]

溥非也小顏以爲重封者兼二號蓋爲得也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漢書音義曰撞行如撞鍾之撞○正義曰直江反立帳下徐廣曰一本立帷下瞋目而視皆眥血出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

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正義曰時羽未為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譙書正義曰紀買反至此為絕句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閒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事幾殆索隱曰譙責也亦或作譙正義曰幾音祈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正義曰桂陽臨武縣也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駰案如淳曰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漢縣之地理志無西丞似泰

將名。索隱曰案西謂隴西之上縣也白水水名出武都沮西縣東南流言嚮寧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廣等說皆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曲水縣西南曾經孫山下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正義曰上雍音於拱反從攻雍斄城先登擊章平軍好畤斄音胎。索隱曰案雍即扶風雍昌縣斄音台即后稷所封今之武功故斄城是也章平即章邯子也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壤東索隱曰小顏亦以為今之地名。正義曰壤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正義曰岐州縣也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索隱曰案柳中即細柳也在長安西北灌謂以水灌廢丘城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廢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此又言若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案文云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

灌廢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云槐里雍其新名後言功最是重舉不欲再見其文故因其舊稱廢丘也至櫟陽正義曰雍州縣也賜食邑杜之樊鄉索隱曰案杜陵有樊鄉三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樊鄉即樊川也從攻項籍屠煮棗索隱曰晉灼云檢地理志無煮棗功臣表則有煮棗侯清河有煮棗城小顏以為攻項籍居煮棗合在河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今案續漢書郡國志在濟陰冤朐也○正義曰按其時項羽未渡河北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煮棗非矣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正義曰兗州縣在州東南六十二里魯兗州曲阜縣瑕丘在兗州縣薛在徐州滕縣界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戸正義曰平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五里也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正義曰夏音假陳州太康縣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

圍項籍於陳正義曰陳州大破之屠胡陵正義曰在兗州南項籍既
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
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
定楚正義曰徐州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
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
於代自霍人以往正義曰先累反又蘇累反山寡反杜預云霍人晉邑也霍人當作葰人地理志云葰
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葰人故城在代州繁時縣界內也至雲中正義曰雲中郡縣皆朔州善陽
縣北二百八十里定襄故城是也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
擊陳豨與曼丘臣軍豨音許豈反徐廣曰曼一作蔓字戰襄國正義曰邢州城
也破柏人正義曰邢州縣也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

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孟子曰害義謂之殘遷為左丞相破得綦音其毋音無卬一作卯尹潘軍於無終廣昌正義曰在蔚州飛狐縣北七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正義曰在朔州定襄縣界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正義曰谷音欲蓋在代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卜太僕解福正義曰人姓名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抵訓至一云抵者丞相之名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

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曰：宮中小門。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

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爲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婘屬（索隱曰婘音眷）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正義曰言不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

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爲庶人國除索隱曰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噲玄孫之子章爲舞陽侯邑千戶

曲周侯正義曰故城在洺州曲周西南十五里酈商者高陽人索隱曰酈音歷高陽聚名屬陳留。正義曰雍州西南聚邑人也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陳留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從沛公也。索隱曰鄴與酈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官意異也。正義曰徐注非也言商先東西略得數千人及沛公略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以將軍從高祖也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索隱曰此地名闕蓋在河南陳鄭之界。正義曰高紀云酈食其說沛公襲陳留乃以食其爲廣野君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酈生傳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爲廣野君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

從沛公西南略地此傳云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按紀傳此説岐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音詢。索隱曰案在漢中旬陽縣旬水上之關也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正義曰寧州上郡正義曰鄜州破雍將軍烏氏音支。索隱曰烏音於然反氏音支縣名屬安定漢書云破章邯別將也。正義曰縣乃在涇州安定縣之東四十里也周類軍栒邑索隱曰栒邑在豳州地里志屬右扶風栒音荀蘇駔軍於泥陽徐廣曰駔一作騠。索隱曰北地縣名駔音龍馬也。正義曰故城在寧州羅川縣北三十一里泥谷水源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則有泉於泥中潛流二十餘步而流入泥谷又有泥陽泼在縣東北[illegible][illegible]里賜食邑武成

六千戶（正義曰縣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眛戰疾鬬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旣已死漢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徐廣曰在燕趙之界駰案漢書音義曰地名○索隱曰其地闕）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正義易州易縣）郤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正義曰涿州）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正義曰嬀州）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衛一歲七

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駰謂拒方陳拒音矩索隱曰拒音巨鄭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徐云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為攻其壁壘之垣也李奇以為前鋒堅蔽若垣墻非也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穎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索隱曰酈寄字也鄒氏本作兄兄音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紿呂祿索隱曰紿欺也詐也音待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

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欒布俞音舒索隱曰俞音緰縣名又音輸在河東地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新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謚曰靖索隱曰繆音穆邑也漢書無謚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正義曰汝陰即今陽城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廄司御索隱曰案楚漢春秋云滕公為御也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韋昭曰告白也曰高祖傷人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嬰鄧展曰律有故乞鞫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曰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鞫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鞫者許之也嬰證之後獄覆索隱曰案韋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嬰證之是獄辭翻覆也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正義曰上為于偽反使所吏反又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

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紿之故與降也）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索隱曰徐說之云匱匣也謂得其將自相部署之印）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令也駰案鄧展曰今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正義曰滕即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名今霸陵也在京兆縣）以兵車趣

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索隱曰蹶音厥又音巨月反一音居衛反漢書作蹳音撥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也面向樹也應劭云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墜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索隱曰蘇以與晉灼皆同今則無其言或當時有此說其應服之說蓋疎也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沂○索隱曰蓋鄉名也漢書作沂楚無其縣復常奉

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索隱曰縣名也地理志屬太原漢王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索隱曰地理志武泉屬雲中正義曰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益食千户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户索隱曰地理志云屬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户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豨

縣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户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户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正義曰宋州碭山縣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爲孝文皇帝復爲太僕八歲卒謚爲文侯索隱曰案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掊地悲鳴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焉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

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潁陰侯（正義曰今陳州南頓縣西北十三里潁陰故城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正義曰宋州宋城縣）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鬬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服虔曰疾力攻之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索隱曰亦如宣陵君皆非爵土加美號耳）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

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索隱曰謂食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黃正義曰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索隱曰必甲二人名也姚氏案漢紀桓帝延熙三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為晉陽關內侯也漢王欲拜

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士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陳○索隱曰柘縣令也○正義曰柘屬淮陽國按滑州胙城本南燕國也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爲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張晏曰樓煩胡國名連尹一人張晏曰大夫楚官○索隱曰案左傳莫敖連尹江蘇尹是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

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從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索隱曰留留縣令稱公失其名高密縣在北海漢書作假密假密地名不知所在未知孰是耳○正義曰留縣在沛郡公其令卒斬龍且文穎曰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巳定韓信自

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
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傅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
慮徐索隱曰取音秋慮音閭取又音趣僮徐是二縣取慮是一縣名度淮盡降其城邑
至廣陵漢書音義曰住廣陵以禦敵○正義曰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之也
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
郯公下邳正義曰郯音談東海縣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
陽索隱曰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東平陽縣○正義曰南平陽縣城在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一里按鄒縣去徐州滕縣界四十餘里者也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
留薛沛酇蕭相攻苦譙正義曰戶又焦二音復得亞將周蘭與漢
王會頤鄉徐廣曰苦縣有頤鄉○索隱曰音以之反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

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正義曰縣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五里）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正義曰和州歷陽縣即今州是也）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雖長之長也○索隱曰下有郡守此長即令也如淳以爲雖長非也○正義曰今蘇州也按如說非也吳郡長即吳郡守也一破吳郡長兵於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爲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

潁陰二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正義曰縣名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服虔曰硰音沙○索隱曰劉氏音千卧反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一之特也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正義曰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州曲陽縣是安平定州安平縣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

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illegible]○索隱曰案漢書作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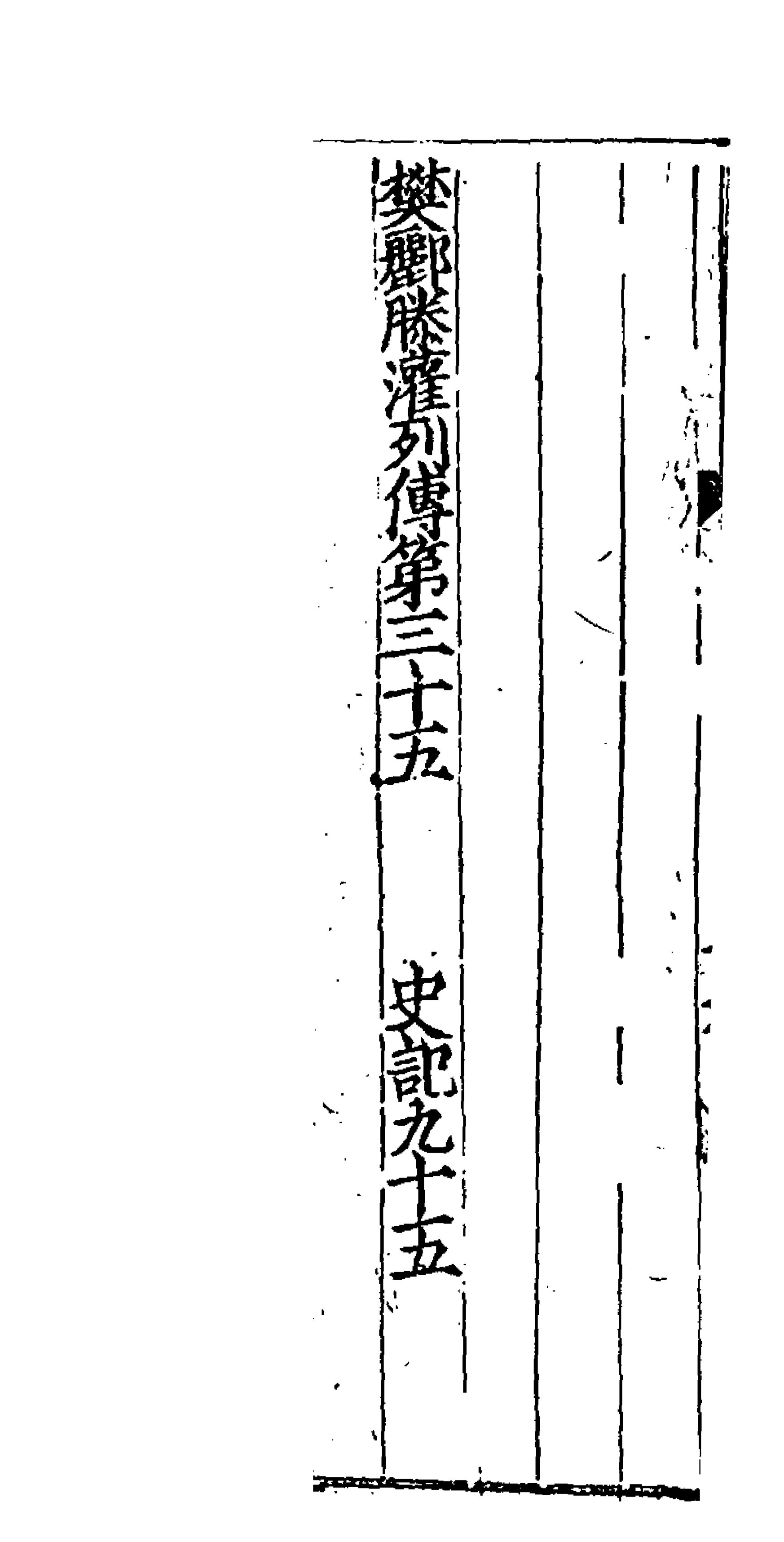
誅呂氏事（正義曰風方鳳反）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大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大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

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索隱曰案他廣樊噲之孫後失封盖嘗訝太史公序蕭曹樊滕之功悉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

索隱述贊曰

聖賢影響　雲蒸龍變　屠狗販繒
攻城野戰　扶義西上　受封南面
酈況賣交　舞陽內援　滕灌更王
奕葉繁衍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